

中共陸軍「作戰理論」轉型之研究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round Force Operational Theory

謝游麟 (You-Lin Shei)

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在軍事事務革命的挑戰、戰爭型態的轉變、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外軍先進作戰理論的啓迪等因素驅動下，中共陸軍積極推動作戰理論轉型。在轉型的趨勢上，中共陸軍主要針對作戰理論中的作戰思想、基本作戰形式、力量運用、作戰方式等關鍵內容尋求突破與創新。其作戰思想由「殲滅戰」向「體系擊破」轉變；基本作戰形式則由「陣地戰」向「機動戰」轉變；在力量運用上由「大兵團合成」向「精兵集成」轉變；在作戰方式上則由「區域防衛」向「全域機動」轉變。

關鍵詞：作戰理論、殲滅戰、體系擊破、區域防衛、全域機動

Abstract

Inspir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changes in warfare, adjustment of military strategic guidelines, demand of 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advanced operational theorie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round Force (PLAGF) is actively transforming its operational theory. With regard to the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the PLAGF seeks critical factors from operational theory in order to innovate and transform, including operational concepts, basic operational forms, strength employment, and operational styles.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concepts, the PLAGF shifts from the doctrine of “annihilation” to “systematic disabling”. Regarding basic operational forms, the PLAGF shifts from “positional warfare” to “mobile warfare”. As for the strength employment, the PLAGF transforms from the “large troop formation” to “elite troop formation”. Finally, in operational styles, the PLAGF shifts its “theater defense” to “trans-theater mobility”.

Keywords: Operational Theory, Annihilation Warfare, Systematic Disabling, Theater Defense, Trans-theater Mobility

壹、前言

中共陸軍為共軍各軍種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結構最複雜、執行任務最廣泛的軍種。隨著戰略環境的改變，中共陸軍亦與其他軍事強國的陸軍一樣，正面臨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尤其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11月28日對濟南軍區官兵講話時就強調：「在資訊化時代，搞清陸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使命任務，找到陸軍在聯合作戰體系中的定位，加快推進陸軍由機械化向資訊化轉型。」¹ 習近平這番指示已道出中共陸軍的發展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陸軍必須重新定位，加大轉型力度，才能立足於資訊化戰爭，也才能形成自身特有的優勢。² 在轉型的力度上，中共陸軍體認出轉型必須是整體的、全面的，才能使陸軍脫胎換骨，「整體轉型」包括在作戰理論、作戰方式、作戰能力、武器裝備、人才隊伍建設、體制編制、軍事訓練及部隊管理等多方面的轉型。³ 其中「作戰理論」是軍隊建設的指南，也是軍事行動的方針，誰擁有作戰理論的「制高點」，誰就較能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也較能贏得戰爭，其戰略價值不言而喻。因此，正值中共陸軍全面推動轉型之際，對其「作戰理論」的轉型，應給予高

度的重視與關注，並能深入研究，期能「知己知彼」、「以敵為師」，進而達「超敵勝敵」目標。

貳、中共陸軍作戰理論發展概況

中共在其出版的《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軍事科學》一書中，將陸軍作戰理論發展區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我國稱之為國共內戰）、抗美援朝（韓戰）及保衛社會主義等時期。⁴ 另外，為利於分析進入21世紀後中共陸軍作戰理論之發展，本文再增加「進入新世紀時期」，共6個時期，分述如后：

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1937年）

「土地革命戰爭」是國共間「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作戰型態以「單一兵種作戰」（步兵）為主。這個時期也是中共陸軍作戰理論的初創和奠基期，⁵ 主要以「游擊戰」和「游擊性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相關的作戰理論計有毛澤東的「十六字訣」、「誘敵深入」、「積極防禦」等：

（一）十六字訣

1928年毛澤東提出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⁶ 這「十六字訣」把游擊戰的退和進、走和打、防禦和進攻有機地結合起

1 閔永春，〈未來陸軍應是什麼樣？且看專家分析陸軍轉型戰略〉，2014年11月21日，〈http://www.81.cn/jwgd/2014-11/21/content_6231160_3.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日）

2 周道雷，〈世界範圍內陸軍轉型困惑思考：矛盾中平衡轉型基點〉，《解放軍報》，2014年4月2日，版13。

3 戰玉，〈資訊條件下陸軍轉型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3-4。

4 馬天保，〈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軍事科學〉（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17-219。

5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戰爭有四個主要特點：中國是個政治與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敵人的強大（指國民黨）、紅軍的弱小、土地革命。這些特點規範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見國防部翻印，〈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臺北：國防部，1963年），頁30。

6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61。

來，其基本精神是從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特點出發，利用農村的政治、經濟和地理等有利條件，揚長避短，趨利避害，靈活機動，以求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敵人，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達到以小敵大、以弱勝強的目的。⁷「十六字訣」是中共陸軍戰略、戰術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不僅是土地革命戰爭中共游擊戰的基本指導原則，而且在爾後各時期的戰爭中也都產生重要指導作用。

(二)誘敵深入

共軍於1930年5月以後，「反圍剿」戰爭開始由「游擊戰」向以「游擊性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適應這種轉變，毛澤東在「十六字訣」的基礎上，提出「誘敵深入」的作戰原則。「誘敵深入」係在強敵進攻方向，在戰略、戰役上有計畫地放棄一些要點，引誘敵人進至預定地區，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作戰方法；⁸至1933年，共軍將領朱德總結共軍游擊性運動戰的作戰經驗後，提出作戰6項基本原則：1.必須根據任務、敵情和地形來確定作戰決心；2.在進攻中每一動作，都要選定主要突擊方向，集中最大兵力來決戰；3.戰略上要尋找敵人的主力，在戰術上要尋找敵人的弱點；4.注重各級部隊的協同；5.偵察的主要任務，是弄清敵情、地形，供指揮員下達適當決心；6.劣勢軍在山地對優勢軍作戰，須採秘密、迅速、各個擊破的手段。⁹這些原則對於當時共軍游擊作戰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積極防禦

1935年毛澤東提出「積極防禦」(Active Defense)戰略思想，「積極防禦」又稱「決戰防禦」、「攻勢防禦」，¹⁰其主要內涵：「在戰略防禦時，要在作好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努力創造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和態勢。主要以戰役和戰鬥外線速決的進攻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經過戰略上的持久作戰，逐步削弱敵人，轉變敵強我弱的形勢，奪取戰爭的主動權。適時地把戰略防禦導向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徹底殲滅敵人，爭取戰爭勝利。在防禦戰役和戰鬥中，配合正面頑強抗擊，適時採取反突擊、反衝擊和反擊等積極的攻勢行動，消耗和殲滅進攻之敵，以輔助進攻或為轉入進攻創造條件。」¹¹

從上述積極防禦內涵中，可歸納出中共積極防禦具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自衛性和防禦性」：強調在戰略上「後發制人」，並主張在防禦形勢下戰勝敵人，其基本原則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另一是「積極性」：即把戰爭視為一個整體，主張在戰略防禦的形式下，積極主動地同敵人作戰。其主要表現就是將防禦、進攻的有機結合和內線、外線的靈活運用，使整個戰爭的發展過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¹²雖然歷經不同時期戰略環境的變化，中共至今依然堅持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並累積為中共當代「戰略文化」

7 龐存生，〈論朱德對我軍戰略戰術形成與發展的重大貢獻〉，《軍事歷史研究》，第4期，2006年4月，頁37。

8 廖國良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64-65。

9 黨崇民等，《戰術學發展研究》（北京：海潮出版社，2010年），頁48-49。

10 同註5，頁61。

11 劉紀賢，《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頁165。

12 夏立平，〈積極防禦的中國軍事戰略〉，《學習時報》，2004年3月25日，版13。

(Strategic Culture)的內涵之一。¹³

二、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945年）

「抗日戰爭時期」是毛澤東作戰理論成熟發展期，這個時期共軍採「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並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作戰型態。¹⁴針對抗日戰爭的作戰指導，毛澤東在其所著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在戰略的防禦戰中採取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中採取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中採取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另外，在決戰問題上，毛澤東主張要始終堅持「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亦即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¹⁵

在游擊戰理論方面，1938年朱德所著《論抗日游擊戰爭》中提出「積極、主動、集中」等游擊戰原則，並進一步闡明進攻、防禦、追擊、退卻、偵察、行軍及宿營等一系列戰術問題，更加豐富了中共游擊戰作戰理論。¹⁶

三、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950年）

中共將「解放戰爭時期」區分戰略

防禦（1946年6月—1947年6月）、戰略進攻（1947年6月—1948年9月）及戰略決戰（1948年9月—1949年12月）三個階段。¹⁷這個時期共軍主要作戰形式由以游擊戰為主轉變為以「運動戰」為主，¹⁸期間主要的作戰理論是毛澤東於1947年7月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這是毛澤東根據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的經驗，在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後不久提出的。¹⁹此「十大軍事原則」內容為：²⁰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另外，力求避免打得不償失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

13 沈明室，〈中共積極防禦戰略的根源、演變與傳統〉，發表於「第八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5年10月21日），頁232。

14 曉音，〈彭雪楓論抗日游擊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頁10-11。

15 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2007年7月22日，〈http://big5.china.com.cn/military/zhuanti/jianjun80/2007-07/22/content_8559944.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3日）

16 同註7，頁38。

17 沈傳亮，〈解放戰爭：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決戰〉，2012年10月18日，〈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10/18/content_26950847.htm〉（檢索日期：2013年12月2日）

18 「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內，進行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速決進攻戰的作戰形式。見邢峰，〈轉型中的軍事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75。

19 James Mulvenon and David M. Finkelstein, *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Opera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rlington: China Studies, 2005), p. 36.

20 同註8，頁269-275。

(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八)在攻城問題上，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不要過長，儘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十大軍事原則」在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核心在於強調「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圍繞這個核心，毛澤東在「十大軍事原則」內容中就作戰方針、殲擊目標、作戰形式、作戰方法、作戰準備、戰鬥作風及補充休整等方面的問題，均做了明確的指導原則。

四、抗美援朝時期（1950年—1953年）

「抗美援朝戰爭」是共軍第一次對外所參加的國際性局部戰爭，這也是共軍第一

次遭遇到由多兵種組成之現代化陸軍的強大戰力。²¹ 在戰爭中，共軍鑑於朝鮮半島的地略情勢、敵我戰力、兵源補充、後勤補給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有效發揮共軍游擊戰、運動戰、積極防禦等作戰長處。因此，共軍無論在作戰指導思想或作戰觀念上都趨向順勢而變、發展創新。此時被提出來的作戰理論包括劣勢情況下的外線作戰思想、戰術殲滅戰思想、陣地防禦作戰理論等。²² 其中較特別的是「戰術殲滅戰思想」，有別於共軍以往「大規模殲滅戰」的理論，而是採戰術性的「小殲滅戰」，亦即每次作戰目標不會過大，只要求在一次作戰中，殲滅敵軍一個整營，至多兩個整營。如此「小口小吃」、積小勝為大勝、消耗敵人有生力量，達到持久作戰目的，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謂的「零敲牛皮糖」戰術，集中兵力打小殲滅戰，一塊一塊地「敲」敵人。²³

另外，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共陸軍的砲兵、裝甲兵、工程兵等兵種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使共軍作戰方式從單一軍種作戰向諸兵種合同作戰轉變。在此同時，由於中共空軍的投入，對奪取局部制空權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也使得在空軍支援下，以陸軍為主體的合同作戰初步成形。²⁴

五、保衛社會主義時期（1950年代—1990年代）

1950年代中期以後，中共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在總結共軍以往作戰經驗和學習蘇聯

21 蔡翼，《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臺北：勒巴克顧問，2009年），頁141。

22 同註9，頁52-53。

23 「零敲牛皮糖」是中國老百姓的口頭語，是指將凝固綿密、粘黏、咬不動的糖，一小塊一小塊地敲碎食之，偌大一塊牛皮糖，也會被零零星星地敲光。見張治宇，〈毛澤東朝鮮戰場戰術奇招「零敲牛皮糖」〉，2010年10月12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2931556.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日）

24 同註3，頁100-101。

軍隊作戰理論的基礎上，中共陸軍的作戰理論上得到了充分發展，相關發展重點分述如后：²⁵

(一)1955年1月，共軍第一本合同戰術理論著作《現代諸兵種合同戰鬥原則》正式出版，意味著中共陸軍積極著手建構其合同作戰理論，已有具體成果。

(二)1961年5月中共頒佈「第一代戰鬥條令」，改變了長期以來陸軍主要依靠步兵「獨打天下」和「小米加步槍」的作戰形式及思想，實現了陸軍作戰理論由步兵作戰理論向合同作戰理論的轉型。²⁶

(三)1973年在中央軍委會「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戰略指導下，中共陸軍作戰理論研究的重點轉移到在核武器及新型武器裝備條件下，如何應對「全面戰爭」上，包括「三打三防」，即「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學、防生化武器襲擊」等戰法。

(四)1979年中共頒發「第二代戰鬥條令」，此時中共陸軍在核條件下合同作戰理論內容基本形成。這一階段中，共軍經歷了幾次境外作戰，在實踐中積累特殊條件下作戰的經驗，使陸軍作戰理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²⁷

(五)1980年代初期，美蘇兩極爭霸格局尚未打破，中共仍處於蘇聯重兵壓境的現實威

脅之中。此時中共不再強調誘敵深入，反而提出打中小規模殲滅戰的作戰指導思想，改變在解放戰爭時期打大規模殲滅戰的作戰指導。

(六)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際情勢變化，共軍從應對「全面戰爭」轉為應對「局部戰爭」的作戰思想；1985年中共「百萬大裁軍」、組建「集團軍」，陸軍部隊體制編制的調整及武器裝備的改善，為中共深入研究機械化條件下的陸軍合同作戰理論奠定了基礎，此時共軍相繼出版了大量戰役法、戰役學、戰術學、合同戰術學等文獻。²⁸

(七)1993年江澤民制定了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明確指出必須把未來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另江澤民亦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戰略思想，即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品質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²⁹此時共軍正加強對波斯灣等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研究，傳統的陸軍作戰理論開始注入資訊化戰爭的血液。

(八)1999年江澤民提出「科技練兵」指示，基於國際環境變化，要求全軍重視「新三打三防」的作戰理論與訓練，「新三打三

25 平志偉，〈新中國陸軍作戰理論發展的回顧與思考〉，《軍事歷史》，第5期，2011年5月，頁51-53。

26 中共所謂的「戰鬥條令」係規範軍隊戰鬥行動的法規，是軍隊戰鬥行動和戰術訓練的依據，由統帥或國家最高軍事機關、軍種或兵種領導機關以命令的形式頒布。對於促進軍隊的軍事訓練、戰備工作、提高戰鬥力，有重要作用。

27 中共對外戰爭除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外，尚有1958年的八二三臺海戰役、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1969年的中蘇珍寶島邊界戰爭、1979年的懲越戰爭等。

28 同註3，頁101。

29 李鐺，〈開拓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發展的新境界〉，《解放軍報》，2006年8月17日，版13。

防」即「打巡航導彈、打隱形飛機、打武裝直升機和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³⁰ 同年，中共亦頒發「第四代戰鬥條令」，這一代戰鬥條令以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為主要背景，研究了空降戰鬥、登陸作戰、山地進攻戰鬥、城市進攻戰鬥等「四戰」的戰法。³¹

六、進入新世紀時期（2000年迄今）

綜觀21世紀前中共陸軍各時期作戰理論的發展，是在不斷總結歷史作戰經驗和借鏡外軍作戰理論的基礎上，針對高技術發展的時代要求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不斷創新發展而形成。儘管如此，在中共陸軍的作戰理論架構中，仍然是以傳統機械化條件下陸軍合同作戰為主，尚未擺脫機械化戰爭的束縛。進入21世紀後，中共從科索沃戰爭（1999年）、阿富汗戰爭（2001年）、伊拉克戰爭（2003年）等戰例中，體認到各國軍隊資訊化武器、裝備及系統的不斷更新，「資訊化」(Informatization)在未來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將不斷提高，此種戰爭型態是必須坦誠面對的客觀事實。³² 基於此，中共從本世紀開始就把「資訊化」作為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和戰略重點，尤其從2004年起各版的《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就一再強調，「打贏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視為其軍事戰鬥準備的最高目標。³³ 在資訊化條件

的要求下，中共有關「資訊化」、「資訊化作戰」、「資訊化戰爭」、「資訊作戰」等文獻汗牛充棟，不計其數。此時以機械化戰爭為背景的中共陸軍作戰理論，顯然會有許多不相適應之處，甚至受到嚴峻的挑戰，為了迎接這種挑戰，作戰理論「轉型」應是中共陸軍未來發展的首要任務。

參、中共陸軍作戰理論轉型之驅動力

中共陸軍作戰理論的轉型，既是時代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必經途徑，也是軍隊資訊化建設的必然選擇，轉型主要的驅動力來自軍事事務革命的挑戰、戰爭型態的轉變、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外軍先進作戰理論的啟迪等因素，分述如后：

一、面臨軍事事務革命的挑戰

「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中共稱之為「新軍事變革」。³⁴ 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美軍以輕微之死傷人數，擊敗號稱擁有百萬大軍的伊拉克，戰果輝煌，世人莫不驚嘆美軍於越戰後之「軍事事務革命」已經獲致重大成果。自此之後，軍事事務革新風尚席捲全球，包括中共在內的各軍事強權國家莫不致力於科技提升、武器發展、組織調整與研擬新的作

30 夏天，〈加強新「三打三防」研究，奪取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的勝利〉，2014年12月2日，<<http://study.ccln.gov.cn/fenke/junshixue/jsxxlj/jsxxxff/136282.shtml>>（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1日）

31 同註9，頁61。

32 柳文華，《六場局部戰爭中的信息作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3。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04年中國的國防〉，2004年12月6日，<<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2日）

34 美國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revolution)對「軍事事務革新」的定義是：「由新科技的創新與運用，結合軍事準則、戰法、組織理念嶄新的調整所帶來的重大變革，並根本的改變了軍事作戰的特性與實施。」

戰理論以因應，並為未來戰爭作準備。³⁵ 另外，中共也體認出這場軍事事務革命主要具有5個特徵，即「武器裝備智慧化、編制體制精幹化、指揮控制自動化、作戰空間多維化、作戰樣式體系化。」³⁶ 在新的武器裝備、新的體制編制、新的作戰方式催生下，勢必進一步推動作戰理論不斷走向新化、深化、細化、精化，傳統的作戰理論已無法正確指導軍隊建設與行動，必須轉型始能適應軍事事務革命的挑戰。³⁷

二、順應戰爭型態的轉變

「戰爭型態」係指在某時期的戰爭中所運用作戰方式和作戰工具所綜合表現一種外在形式。³⁸ 中共學者常依戰爭中「主戰兵器」的發展將戰爭型態區分「冷兵器戰爭」、「熱兵器戰爭」、「機械化戰爭」及「資訊化戰爭」四個時期。³⁹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訊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正推動戰爭型態由機械化向資訊化加速轉變。「資訊化戰爭」是資訊時代的一種戰爭型態，是交戰雙方在資訊化戰場上，以資訊化軍隊為主要作戰力量、以資訊化武器裝備或系統為主要作戰手段、以資訊戰為主要作戰方

式，以資訊主導權為主要爭奪對象的一種戰爭。⁴⁰ 此種戰爭型態的主要特點在於作戰手段資訊化、作戰空間多維化、作戰形式非接觸非線性化、作戰力量一體化及戰略與戰術界線的區隔日益模糊等。⁴¹ 至於資訊化與機械化戰爭的區別，由表1可明顯看出資訊化與機械化戰爭兩者的戰爭型態截然不同，在戰場環境、作戰方式等方面起了根本性的變化，處於機械化戰爭時代的中共陸軍作戰理論，已經無法適應資訊化戰爭的要求，轉型是一條必走的路。

三、配合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

中共「軍事戰略方針」是全面計畫、部署和指導平時與戰時軍事力量建設和運用的基本依據。⁴² 1956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會確立「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此後，中共的軍事戰略方針一直是「積極防禦」。⁴³ 但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的戰略形勢、作戰對象，「積極防禦」有著不同的內涵，此內涵包括戰爭型態、戰爭規模、戰爭準備、戰略部署、作戰方式等。例如，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共環顧國際情勢出現了「三個整體、三個局部」的新特點，⁴⁴ 即於1993年

35 Arthur S. Ding, "China's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 Uphill Endeavour,"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4, No. 4, Summer 2008, pp. 81-99.

36 熊光楷，〈關於新軍事變革問題〉，《學習時報》，2003年6月2日，版8。

37 李夢鶴，《新軍事變革中的戰術理論創新》（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6-27。

38 蔣緯國，《弘中道》（臺北：中華戰略學會，1994年），頁253。

39 姚有志，《戰爭戰略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頁148。

40 陳家光，〈資訊戰爭≠資訊化戰爭〉，《中國國防報》，2004年11月25日，版7。

41 同註18，頁317-332。

42 曾令助，〈60年來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創新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6卷第5期，2009年9月，頁209。

43 Anthony H., Cordesman Ashley Hess, Nicholas S. Yarosh,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 A Report of the CSIS Burke Chair in Strategy, September 2013, p. 54.

44 「三個整體、三個局部」指的是國際情勢「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

表1 資訊化戰爭與機械化戰爭的區別

區分	比較因素	資訊化戰爭	機械化戰爭
一	軍事技術基礎	以提高資訊能量為主的資訊技術	以提高物理能量為主的機械技術
二	戰爭物質基礎	資訊快、流向廣的資訊平臺	機動快、殺傷人的機械化武器平臺
三	主要作戰方式	控制資訊、精準打擊為主，資訊對抗貫穿全程	集中兵力、火力突擊，戰場對抗決定勝利
四	作戰指揮體制	趨向作戰單元與指揮控制中心橫向傳遞資訊的扁平網路化結構	主要以作戰部隊多層次縱向傳遞資訊的樹狀結構指揮體制為主
五	戰場基本特點	戰爭單向透明、全維空間進行	戰爭充滿迷霧的三維空間進行
六	戰爭主要進程	戰爭進展迅速，持續時間短暫，進程易於控制	戰爭進展緩慢，持續較長時間，進程難以控制
七	戰場主要力量	以資訊化的多能一體聯合作戰單元為主	以機械化的陸海空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的部隊為主
八	戰場主要目標	打擊敵人重要軍事、政治目標，必要時轉以粉碎敵人經濟潛力為主要目標	以打擊敵人軍隊和重要軍事或政治目標
九	戰爭軍事目標	以癱瘓敵國、打敗敵軍為主	以打垮敵國、消滅敵軍為主

資料來源：薛安國等，《世界軍事變革熱點問題解答》（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頁175-176。

制定了新時期的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在戰略指導上進行重大調整，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到「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到了2004年6月，中共鑑於高技術戰爭的本質就是資訊化戰爭，資訊化戰爭將成為21世紀戰爭的基本型態，必須明確地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到「打贏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⁴⁵ 在各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內涵調整與改變之時，同時也引導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亦驅動著中共陸軍作戰理論的轉型。

四、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軍事創新第17次集體學習時指示：「改變單一軍種作戰的思維定勢，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想觀念；改變固守部門利益的思維定勢，樹立全軍一盤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觀念。」⁴⁶ 高科技的武器裝備在戰場上廣泛的運用改變了戰爭型態，其中諸軍兵種的「一體化聯合作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IJO)已成為資訊化戰爭的基本作戰形式。⁴⁷ 「一體化聯合作戰」是指多個軍種按照全般作戰企圖和統一計畫，在聯合指揮機構統一指揮下，以各作戰機構、作戰要素高度融合的作戰體系為主體，充分

45 Richard D. Fisher Jr. 著，高一中譯，《中共軍事發展—區域與全球勢力佈局》(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Building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Reach)（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1年11月），頁133。

46 中央社，〈習近平談軍事創新：有中國特色〉，2014年8月30日，<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2560754>（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4日）

47 Kevin McCauley, "PLA Joint Operations Developments and Military Reform," *China Brief*, April 9, 2014, pp. 41-42.

發揮整體作戰效能，在多維作戰空間共同實施的作戰。⁴⁸ 中共認為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基本特徵在於：1. 指揮控制一體，資訊高度融合；2. 作戰力量一體，作戰行動多樣；3. 作戰平臺一體，體系對抗決勝；4. 戰場多維一體，對抗領域廣闊；5. 作戰保障一體，支援精確高效。⁴⁹

中共陸軍針對這些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基本特徵，深切檢討其機械化條件下之合同作戰理論體系，其中仍有許多不相適應之處。如機械化條件下之陸軍所反映的是以陸軍為主體，其他軍種為支援保障角色，與一體化聯合作戰諸軍種作戰力量聯合、一體、平等的要求不相適應；機械化條件下之陸軍所反映的作戰指導是殲滅敵有生力量，與一體化聯合作戰強調「體系對抗、體系擊破」的指導不相適應；機械化條件下之陸軍所反映的以地面為主的立體空間，與一體化聯合作戰強調的多維化戰場不相適應。⁵⁰ 顯然，機械化條件下之中共陸軍作戰理論已經不能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轉型」乃是當務之急。

五、外軍先進作戰理論的啟迪

從上個世紀末90年代起的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至本世紀初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中，可以發現高科技武器裝備在戰場上的廣泛運用，造成「戰爭型態」發生革命性變化。從這些戰爭的需求和隨後的檢討，美軍發展出許多的作戰理論，如波斯灣

戰爭中，美軍不僅實踐了「空地一體」作戰理論，戰後還提出了「非接觸作戰」、「資訊戰」、「精確戰」等諸多全新的作戰理論和概念；伊拉克戰爭結束以後，美軍更是將「網路中心戰」(Network-centric Operations, NCO)、「基於效果作戰」(Effect-based Operation, EBO)、「快速決定性作戰」(Rapid Decisive Operations, RDO)，全面落實並開始了軍隊的全面轉型。⁵¹ 對中共而言，這些作戰理論是美軍依其環境與需要而制定的，不一定要照單全收。但面對資訊化戰爭快速發展，也不能故步自封，必須重視學習外軍的有益經驗，參考其經過時間和實戰檢驗的成果，更能活躍思維、開闊視野、激發靈感，尤其是美軍在作戰理論和作戰思想「創新上的活力」，更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對於作戰理論的轉型有一定的助益。⁵²

肆、中共陸軍作戰理論轉型之趨勢與具體實踐

在上述軍事事務革命的挑戰等驅動力下，中共陸軍作戰理論轉型的目標，將實現由「機械化條件下」的作戰理論體系向「資訊化條件下」的作戰理論體系轉變。⁵³ 在轉型的過程中，必須把握陸軍作戰理論的創新性、科學性、針對性、實用性及體系性，針對作戰理論中的「作戰思想、基本作戰形式、力量運用、作戰方式」等關鍵內容上尋求突破與創新，建構以陸上聯合作戰為核心

48 姚成瑞，〈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幾點辯證思考〉，《國防科技》，第31卷第4期，2010年5月，頁50。

49 寇世強，〈透析一體化聯合作戰〉，《解放軍報》，2004年8月11日，版12。

50 同註3，頁102-103。

51 李瑞景，〈外軍觀察：美軍理論創新何以出現「井噴」〉，《中國國防報》，2004年8月11日，版8。

52 何洪江，〈上合軍演中國軍隊學習外軍長處注入新活力〉，《解放軍報》，2007年8月20日，版11。

53 Nan Li,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PLA's Operational Doctrine," *China Brief*, November 8, 2006, pp. 30-32.

的新型作戰理論體系。⁵⁴除了建構新的作戰理論體系，中共陸軍也從演訓中將理論付諸實踐，驗證理論的可行性與適切性。

一、作戰思想的轉變

(一)由「殲滅戰」向「體系擊破」轉變

從純武力戰的視角回顧中共陸軍所經歷的土地改革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時期，對於作戰思想的表述雖各不相同，但確有著共同的核心精神，那就是「殲滅戰」思想，把「殲滅敵有生力量」作為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和戰略上以少勝多的主要手段。但隨著資訊化的戰爭被注入了「文明」和「人道」色彩後，戰爭的破壞和傷亡被要求儘可能地降到最低程度，從而逐漸擺脫以往戰爭高消耗、高毀傷和大量殲滅敵有生力量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中共認為傳統的陸軍基於殲滅、消耗的作戰理念，逐步消滅敵有生力量，消耗敵作戰資源，積小勝為大勝，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的作戰方式，既顯得費力低效，在運用上又受到限制，故破壞敵體系、癱瘓對手的作戰理念將是資訊化戰爭中必然的選擇。⁵⁵另外，隨著資訊科技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電子戰、心理戰、網路戰、資訊戰、特種戰等作戰方式粉墨登場，揚威戰爭舞臺，非線性、非接觸、非對稱等「三非」作戰方式初見雛形，直擊敵作戰體系要害目標和關鍵節點成為現代作戰的重要戰法和手段。⁵⁶這些作戰體系之要害目標和關鍵節點，即敵之「作戰重心」(Center of Gravity)，尤其是對敵資訊

網路節點、指揮控制系統、偵察預警系統、後勤補給系統和交通樞紐等戰爭支撐要害目標，實施精確有效地打擊，進而使敵人喪失抵抗意志和能力，使敵方指揮不暢、資訊迷茫、武器失控、補給困難、意志潰散，最終導致敵作戰體系功能失調甚至完全癱瘓，實現速決制勝的目的。⁵⁷

(二)戰略、戰役、戰術之間「層次分明」向「相互融合」轉變

在機械化戰爭的時代裡，中共陸軍作戰理論中對於戰略、戰役和戰術的層次劃分，主要根據作戰的空間、作戰的時間和投入兵力的數量多少等要素確定，其間層次分明、界線清楚。以兩次世界大戰或中共的解放戰爭為例，這些戰爭的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一場戰爭往往需要多次戰役才能分出勝負，此時的作戰理論體系結構必須區分戰略、戰役、戰術三個層次，才能實現戰爭或作戰的最終目的。⁵⁸隨著資訊化戰爭的來臨，大規模「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往往一次戰役，甚至一次戰術打擊或一場戰鬥就可達到戰略的目的，形成戰略、戰役、戰術三個層次趨向融合為一體。因此，在資訊化戰爭中指導和籌畫一些戰役或戰鬥，也必須從戰略高度進行整體思考，進而出現直接謀取戰略效果而不是將戰役、戰術效果逐漸積累為戰略效果；戰略決策介入戰術層次、戰役力量廣泛運用於戰鬥行動中、戰略與戰役層次共同遂行戰鬥任務的局面。⁵⁹

二、基本作戰形式的轉變

54 同註3，頁103-109。

55 羅琪，〈透析陸軍作戰基本形式：美軍伊戰教訓慘痛〉，《解放軍報》，2008年4月22日，版12。

56 郭若冰，〈資訊化戰爭的新特點及啟示：由實體摧毀變為體系擊破〉，《學習時報》，2013年6月3日，版7。

57 孫立濤，〈突破口：打開勝利之門的新選擇〉，《中國國防報》，2013年5月13日，版13。

58 王輝，〈軍事評論：作戰指導的新變化〉，《中國國防報》，2004年4月23日，版12。

中共陸軍基本作戰形式要實現由機械化時代合同作戰的「陣地戰」，向資訊化條件下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機動戰」轉變。⁶⁰長期以來，中共的戰爭大都圍繞地面戰場展開，陸軍一直是戰爭的主體力量，其他軍種則是支援配合角色，這就是機械化戰爭中陸軍的「合同作戰」。而陸軍整體作戰形式則以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為主，其中陣地戰是一種基本的作戰形式，輔之以運動戰與游擊戰。⁶¹隨著機械化戰爭向資訊化戰爭轉變，共軍整體上的基本作戰形式已從協同性聯合作戰(Coordinated Joint Operations)向「一體化聯合作戰」轉型，陸軍亦須在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背景下進行。⁶²一體化聯合作戰中的陸軍作戰，講求機動、主動、靈活，尤其在固定地區的陣地爭奪戰發生的機會將越來越少，而是充分利用聯合作戰的效果，在聯合火力打擊、聯合資訊作戰的有利戰場條件下，快速機動突擊、占領和控制戰略要點。⁶³因此，中共陸軍作戰形式必須由機械化時代合同作戰的陣地戰，向資訊化條件下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機動戰轉變，才能根據聯合作戰的時機、任務和要求，靈活機動，快速適應不斷變化的戰場，及利用其他軍種的作戰成果，進而完成陸軍奪占、控制及穩定作戰地區的任務。⁶⁴

另外，中共學者戰玉在其所著《資訊條件下陸軍轉型研究》一書中提及，在資訊化條件下中共陸軍的主要作戰形式將由「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向「機動戰、控制戰、特種戰」轉變。這種轉變是適應資訊化戰爭的需求，是一體化聯合作戰條件下陸軍運用的有效途徑，也是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必然選擇。⁶⁵其中「控制戰」有別於傳統陸軍的陣地攻防作戰，它強調充分利用聯合火力打擊、聯合資訊作戰的效果，靈活運用陸軍作戰力量，採取威懾、占領、扼守、維穩等主要行動，力求以最小的代價控制局勢，使之朝著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以達到「控制」的目的。⁶⁶

三、作戰力量運用的轉變

(一)力量編組由「大兵團合成」向「精兵集成」轉變

在冷兵器、熱兵器或機械化戰爭時代裡，軍事家或戰場指揮官幾乎都把「集中兵力」作為戰爭致勝的定律，誰在戰場全域或局部占有兵力上的絕對優勢，誰就可能取得戰役、戰鬥的勝利。⁶⁷回顧中共各時期的重要戰役中，也是將「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當成重要的作戰原則，編組大規模的戰役力量，投入戰場，殲滅敵人。然而進入資訊化戰爭時代，強調的是非接觸、非線

59 李景浩等，〈現代軍事評論：戰術發展顯現新的趨勢〉，《中國國防報》，2007年10月1日，版13。

60 同註3，頁111。

61 同註25，頁52。

62 Kevin McCauley, "PLA Joint Operations Developments and Military Reform," China Brief, April 9, 2014, pp. 41.

63 羅琪，〈透析陸軍作戰基本形式：美軍伊戰教訓慘痛〉，《解放軍報》，2008年4月22日，版12。

64 王雪平，〈解密現代陸戰演變：規模趨小型化，烈度強度降低〉，《解放軍報》，2010年10月7日，版8。

65 同註3，頁129。

66 安晨，〈回望陸戰演變史：中國陸軍該如何轉型〉，《解放軍報》，2010年10月7日，版13。

67 同註18，頁337。

性、非對稱等「三非」作戰形式，集中大規模兵力進行短兵相接的機會少之又少，尤其現代戰爭中的情報、監視、偵察手段發展快速，提高了戰場「透明度」，大規模的兵力集中，反易遭敵遠程精準武器的攻擊，小型的機動戰將是陸戰的主流。因此，陸軍作戰在力量編組上將朝「小型化、機動化、模組化」方向發展，這種小型、靈活、多能的編組，才能符合未來的陸戰需求。⁶⁸

(二)力量部署由「靜態部署」向「動態聚能」轉變

機械化戰爭中，陸軍主要依靠兵力在戰場空間上的靜態集中、線性規則部署的方式來逐步發揮戰力。但隨資訊化條件下戰場偵察能力和遠端精確打擊能力的提高，這種靜態部署形式已不適應戰場生存和作戰方式的變化。⁶⁹同時，中共也認為基於戰場資訊系統支援的陸軍，將改變以往作戰力量預先編組、集中配置、線性規則部署的方式，而採取非線性的動態部署形式。這種憑藉戰場資訊系統的資訊互通與共用功能，使部署於不同空間、不同方位、不同地域的作戰力量，能即時進行作戰效能的聚合，也就是所謂「動態聚能」的力量部署方式。「動態聚能」改變了「兵力集中」的方式，而是將不同空間、不同地域的機械、化學、資訊、電磁和心理能量集聚成綜合作戰能力，也就是

「作戰效能的集中」。另外，「動態聚能」也要在多變的戰場上，把握集中的有利時機，適應戰場態勢變化，靈活機動完成力量匯聚，在機動變化中釋放集中的能量，達成作戰目的。⁷⁰

四、作戰方式的改變

(一)「區域防衛」向「全域機動」轉變

中共《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指出：「陸軍按照機動作戰、立體攻防的戰略要求，逐步推進由區域防衛型向全域機動型轉變。」⁷¹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中亦指出中共陸軍現正依「全域機動、立體攻防」指導，大幅進行地面部隊現代化、機械化與扁平化。⁷²以往中共陸軍的主要任務型態是在國內戰區所限制的區域內進行防衛，再加上受限於科技水準及機動能力，陸軍主要表現為以地面機動及戰區內機動為主，跨戰區機動較少。這種「區域防衛」型陸軍，難以適應資訊化戰爭快節奏的要求，必須要具備遠程、精確的「全域機動」能力。「全域機動」是指陸軍全方位、全時域向邊境地區所實施的以跨區為主的力量機動，或向海外所實施的遠程兵力投送，藉以創造有利的戰略態勢，滿足打贏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及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要求。⁷³

(二)從「線性作戰」向「非線性作戰」轉變

68 同註64。

69 同註37，頁167-170。

70 李元奎等，〈陸軍作戰思想正在加速轉型〉，《解放軍報》，2008年2月19日，版13。

7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1月16日，〈<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6日）

72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3年10月），頁50。

73 同註3，頁168-171。

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起的幾場局部戰爭中，中共體認到「非線性作戰」已經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作戰方式之一。⁷⁴「非線性作戰」是相對於「線性作戰」而言，線性作戰是指戰場上具有比較清晰的交戰線，交戰雙方的作戰以近乎「線性規則」方式來運行。其主要特點為：交戰雙方戰線明確，並都力求保持這種戰線的完整性；作戰行動按著線性規則進行，無論是攻擊或防禦，雙方軍隊都成梯次配置，作戰方式是從前沿逐步向縱深推進；戰場呈現出相互對峙的線狀界限，有明確的前、後方之分，後方是前方的依托，攻防作戰方式較固定。⁷⁵隨著資訊化武器、裝備及系統的不斷更新及在戰場上廣泛的使用，傳統的「線性作戰」已逐漸被「非線性作戰」取代。「非線性作戰」指敵對雙方作戰投入戰場的武器和軍隊數量將減少，且不再停留在一條穩定的戰線上，沒有明顯的接觸線；進攻的一方對敵實施同時、全縱深攻擊；防禦的一方亦無明顯的陣地前沿、縱深、後方之分，線式梯次戰場結構已不復存在。⁷⁶

(三)「粗放式作戰」向「精確作戰」轉變

機械化戰爭中，由於受到科技的限制，武器裝備性能較低，主要以「粗放式作戰」方式為主，亦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積小勝為大

勝，以人力、物力的消耗為代價來贏得戰爭的勝利。⁷⁷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戰爭受政治、經濟、外交、人文等綜合因素的影響日益增大，「粗放式作戰」使交戰雙方都難以承受戰爭所帶來的災難，「精確作戰」(Precision Engagement)便已成為各軍事強國競相追逐的發展目標。另外，隨著軍事科技的快速發展，精確作戰的內涵日益豐富，已不再侷限於使用先進武器系統和高技術彈藥等進行單純「精確火力打擊」，而是延伸拓展至「精確偵察定位」、「精確遠程機動」、「精確指揮控制」、「精確作戰保障」及「精確評估作戰效果」等各領域，使現代軍事行動在各個層面上均凸顯出精確化的時代特徵，「精確」已成為資訊化戰爭必爭之「高地」。⁷⁸

五、具體實踐

綜觀上述中共陸軍在作戰理論的轉型，無論在作戰思想、基本作戰形式、力量運用、作戰方式等層面，都起了「革命性」轉變，殊值注意。在具體實踐方面，可由中共近幾年頻頻舉行的跨戰區演訓中，看出其陸軍對於作戰理論轉型的決心與綜合成效。⁷⁹

(一)「使命行動—2013」跨區機動演習

共軍於2013年9月10日舉行代號為「使命行動—2013」的跨區機動演習，演習部隊計有南京軍區、廣州軍區和空軍所屬部分

74 許和鎮，《作戰方式革命性變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頁99。

75 謝游麟，〈中共「非線性作戰」研析與因應〉，《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4卷第1期，2010年2月，頁43。

76 謝游麟，〈從中共發展「非線性作戰」探討國軍地面防衛作戰〉，《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509期，2010年2月，頁42。

77 石純民，〈資訊時代，作戰思想大轉向〉，《中國國防報》，2003年7月1日，版13。

78 王志國，〈精確已成為信息化戰爭必爭高地〉，《解放軍報》，2011年1月20日，版12。

79 「軍事演習」是軍隊訓練的最高形式，是承平時期的觀察軍隊的主要視窗。從演習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支軍隊建設的方向、水準和發展趨勢。

兵力參加，總共4萬多人，採紅藍兩軍對抗方式實施。演習過程中，南京、廣州軍區參演部隊以公路、鐵路、海上、空中等綜合運輸方式，遠程機動長達數千公里，驗證部隊從「區域防衛」型作戰向「全域機動」型作戰轉型。⁸⁰此次演習除了驗證遠程立體投送能力外，另外也對部隊指揮管制、精確打擊、資訊火力運用、整體防護、綜合保障和聯合作戰等能力進行驗證與評估。

(二)「聯合行動—2014」實兵演習

2014年5月至10月所舉行的「聯合行動—2014」是中共本世紀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實兵演習。參演單位涵蓋陸、海、空軍，第二砲兵和民兵預備役部隊，其中陸軍方面主要有瀋陽、濟南、成都等軍區部隊參演。演習重點置於聯合監偵、聯合精準攻擊、聯合縱深打擊、聯合空降奪占等作戰戰法，使中共陸軍從以往只注重「兵種合同作戰」轉向融入各軍種「一體化聯合作戰」架構中。⁸¹

(三)「跨越—2014·朱日和」實兵對抗系列演習

2014年5月31日至7月28日中共陸軍舉行「跨越—2014年朱日和」實兵對抗系列演習。這一系列演習純粹是陸軍部隊間的對抗演習，地點位於北京軍區「朱日和」訓練基地，分由南京、廣州、濟南、瀋陽、成都、蘭州6個軍區各派1支陸軍合成旅，輪流

與北京軍區某戰力強大的機步旅展開對抗，上級單位及各訓練單位、院校、部隊派代表全程觀摩。演習目的在於幾近實戰(Actual Combat)環境中，納入「資訊、機動、精確」等元素，並力求戰略、戰役、戰術層級的融合，磨練各部隊指揮、情報、作戰、後勤等作為，並從對抗演練中驗證各部隊平日訓練成果，這是中共陸軍在軍事訓練「實戰化」的創新，也是對其新作戰理論的檢驗。⁸²

伍、中共陸軍新作戰理論於未來戰場的運用

「作戰理論」是軍隊建設的指南，也是軍事行動的方針，平時的作戰理論到了戰時就會形成實際的「作戰構想」，指導軍隊作戰。本文試著將中共陸軍轉型後的新作戰理論，綜合以「作戰構想」方式陳述，更能凸顯其新作戰理論的具體運用，提供相關單位參考。⁸³

中共陸軍「作戰構想」：陸軍以擊破、癱瘓敵體系結構，打贏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之目的。在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架構下，充分運用海軍、空軍、第二砲兵等其他軍種遠程火力打擊效果的有利條件，以X個集團軍之兵力，併用非線性作戰、精確作戰、特種作戰等多種方式，快速全域機動，儘快奪占敵方重要地區和目標，鞏固、控制戰場和戰局，進而達成戰爭的軍事與政治目標。作戰

80 楊茹，〈詳解「使命行動—2013」〉，2013年9月27日，<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3-09/27/c_125454867_2.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8日）

81 劉逢安，〈「聯合行動—2014」係解放軍新世紀最大規模實兵演習〉，《解放軍報》，2014年10月30日，版13。

82 楊存社，〈「跨越—2014·朱日和」實兵對抗系列演習調查與思考〉，《解放軍報》，2014年8月21日，版12。

83 一般「作戰構想」包括目的、兵力、時間、地域、手段及作戰階段劃分等要項。

全程區分機動、奪占、控制三階段，概於X年X月底完成。

一、機動階段

在海、空軍支援保障下，採取公路、鐵路、海上、空中等多維輸送方式，迅速向目標區機動部署到位，奪取戰場主動權，形成對敵精確打擊及爾後作戰行動的有利態勢。機動期間特須注重對敵之反偵察、反空襲、反電子干擾及反襲擾各項作為。

二、奪占階段

在海軍、空軍、第二砲兵等軍種遠程火力打擊支援下，選擇敵人防線上的薄弱點和聯合火力突擊下所形成的缺口，力求從多個不同地點同時突破敵防禦，迅速穿插分割敵整體部署，並利用空中突擊及特種作戰直取敵縱深和後方重要目標，占領關鍵要域，控制並穩定作戰地區。

三、控制

在考量作戰目的、作戰區民眾支持程度、地理環境等因素下，從時間、空間、資訊、心理4個方面著手，綜合運用軍事行動、民事行動、情報戰、心理戰、輿論戰等一系列手段，對作戰地區有利地形、關鍵目標及社會秩序進行有效控制，以爭取占領控制地區民眾的配合與支持，進而實現穩定局勢的目的。

若將上述共軍的作戰構想運用在臺澎防衛作戰中，共軍極可能放棄傳統大規模的灘岸登陸方式犯臺，而是以「高速、多點、立體登陸」方式遂行非線性作戰，直接威脅國軍地面作戰。⁸⁴ 其模式將可能綜合運用網

路資訊、電磁脈衝、導彈攻擊、島內策應、特戰襲擊、直取中樞等作為，毫無預警地猝然發起突擊，指向本島海空基地及政經要害，迅速摧毀或癱瘓國軍防衛體系，繼而快速攻掠，主導戰局，迫我屈服。基於此，國軍各作戰區應整合區域內各部隊，強化對責任區內機場、港口及政經等重要目標之守備與防護，並將視之為「核心任務」，平時即應擬訂相關防衛計畫、應變計畫及反資敵措施，防敵突擊或為敵所用。另外，近年來國軍在相關演訓中，常模擬共軍犯臺進程，以「聯合制空」、「聯合制海」、「聯合國土防衛」等階段順序推演，藉此磨練各級指揮官用兵指導及訓練部隊。若依中共陸軍新的作戰理論所產生之作戰構想，上述國軍這些「線性」之用兵思維與指導等，勢必無法滿足防衛作戰所需，必須重新思考中共犯臺模式，並研擬相關準則與想定以因應。

陸、結 語

中共陸軍在不斷總結歷史作戰經驗和借鏡外軍作戰理論的基礎上，針對高科技的時代要求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持續發展其作戰理論。發展過程可區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保衛社會主義及進入新世紀等時期，主要的作戰理論包括毛澤東的「十六字訣」、「誘敵深入」、「積極防禦」、「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十大軍事原則」等。

進入21世紀後，中共陸軍在面臨軍事事務革命、戰爭型態的轉變、軍事戰略方針

84 中共可運用其特種部隊利用氣墊船、地效飛行器、直升機等輸具，以「多層雙超、綜合到岸」方式，在毫無預警情況下直擊我守備兵力薄弱之重要機場與港口，打開多處缺口，建立及擴大登（著）陸地區，以利其後續梯隊源源進入，增長戰力。

的調整、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外軍先進作戰理論的啟迪等因素驅動下，積極推動作戰理論的轉型。在轉型的重點上，主要針對作戰理論中的作戰思想、基本作戰形式、力量運用、作戰方式等關鍵內容上尋求突破與創新，試圖實現由「機械化條件下」的作戰理論體系向「資訊化條件下」的作戰理論體系轉變。在作戰思想方面：由「殲滅戰」向「體系擊破」轉變，及戰略、戰役、戰術之間「層次分明」向「相互融合」轉變；在基本作戰形式方面：由機械化時代合同作戰的「陣地戰」向資訊化條件下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機動戰」轉變；在作戰力量運用方面：力量編組由「大兵團合成」向「精兵集成」轉變、力量部署由「靜態部署」向「動態聚能」轉變；在作戰方式方面：由「區域防衛」向「全域機動」轉變、「線性作戰」向「非線性作戰」轉變、「粗放式作戰」向「精確作戰」轉變。

綜觀中共陸軍作戰理論是在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總體構想下進行轉型，並以發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整體效益為目標，在傳統的作戰理論中注入了「資訊、機動、精確、精兵、控制」等元素，無論在內涵和實質上可說是「革命性」的轉變，不僅帶動中共陸軍中各兵種作戰理論的轉型，亦將引領陸軍體制編制、武器裝備、軍事訓練及部隊管理等層面的轉型，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國軍而言，值此中共陸軍推動作戰理論轉型之際，除持續關注其發展動態及成果外，亦應在考量我國國防政策、軍事戰略、聯合作戰、地理特性、國軍的任務、兵力結構及實際所需等因素下，深切檢討國軍作戰理論的創新性、科學性、針對性、實用

性及體系性，進而提出變革，並落實於建軍備戰中，以達「超敵勝敵」目的。創新作戰理論，要能擺脫以往單純地從歷史戰爭中尋找經驗或規律，而須從武器裝備、戰爭發展趨勢及軍事發展規律，提出適度前瞻的作戰理論，並能主動預測與設計未來戰場，進而掌握戰場；相反地，歷史上凡是固守老舊作戰理論的軍隊，都曾為自己的頑固不化而付出慘痛代價。有時，這種軍隊能從失敗中重整旗鼓，有的不然，直到首戰失利後才思變革，為時已晚。

（收件：104年2月3日，接受：104年3月2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毛澤東，199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李夢鶴，2004。《新軍事變革中的戰術理論創新》。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邢峰，2006。《轉型中的軍事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姚有志，2005。《戰爭戰略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柳文華，2005。《六場局部戰爭中的信息作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馬天保，2002。《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軍事科學》。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國防部翻印，1963。《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2013。《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
- 許和鎮，2004。《作戰方式革命性變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廖國良等，1991。《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劉紀賢，2014。《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蔡翼等，2009。《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臺北：勒巴克顧問。
- 蔣緯國，1994。《弘中道》。臺北：中華戰略學會。
- 戰玉，2009。《資訊條件下陸軍轉型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曉音，1987。《彭雪楓論抗日游擊戰爭》。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黨崇民等，2010。《戰術學發展研究》。北京：海潮出版社。

專書譯著

Richard D. Fisher Jr.著，高一中譯，2011。《中共軍事發展—區域與全球勢力佈局》（*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Building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Reach*）。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期刊論文

- 平志偉等，2011/5。〈新中國陸軍作戰理論發展的回顧與思考〉，《軍事歷史》，第5期，頁52。
- 姚成瑞等，2010/5。〈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幾點辯證思考〉，《國防科技》，第31卷第4期，頁50。
- 曾令勛，2009/9。〈60年來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創新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6卷第5期，頁209。
- 謝游麟，2010/2。〈中共「非線性作戰」研析與因應〉，《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4卷第1期，頁43。
- 謝游麟，2010/2。〈從中共發展「非線性作戰」探討國軍地面防衛作戰〉，《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509期，頁42。
- 龐存生，2006/4。〈論朱德對我軍戰略戰術形成與發展的重大貢獻〉，《軍事歷史研究》，第4期，頁37。

研討會論文

沈明室，2005/10/21。〈中共積極防禦戰略

的根源、演變與傳統》，「第八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頁232。

報紙

- 王輝，2004/4/23。〈軍事評論：作戰指導的新變化〉，《中國國防報》，版12。
- 王雪平，2010/10/7。〈解密現代陸戰演變：規模趨小型化，烈度強度降低〉，《解放軍報》，版8。
- 王志國，2011/1/20。〈精確已成為信息化戰爭必爭高地〉，《解放軍報》，版12。
- 石純民，2003/7/1。〈資訊時代，作戰思想大轉向〉，《中國國防報》，版13。
- 安晨，2010/10/7。〈回望陸戰演變史：中國陸軍該如何轉型〉，《解放軍報》，版13。
- 何洪江，2007/8/20。〈上合軍演中國軍隊學習外軍長處注入新活力〉，《解放軍報》，版11。
- 李瑞景等，2004/8/11。〈外軍觀察：美軍理論創新何以出現「井噴」〉，《中國國防報》，版8。
- 李鐺，2006/8/17。〈開拓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發展的新境界〉，《解放軍報》，版13。
- 李景浩等，2007/10/1。〈現代軍事評論：戰術發展顯現新的趨勢〉，《中國國防報》，版13。
- 李元奎等，2008/2/19。〈陸軍作戰思想正在加速轉型〉，《解放軍報》，版13。
- 周道雷，2014/4/2。〈世界範圍內陸軍轉型困惑思考：矛盾中平衡轉型基點〉，《解放軍報》，版13。
- 夏立平，2004/3/25。〈積極防禦的中國軍事

戰略〉，《學習時報》，版13。

- 孫立濤等，2013/5/13。〈突破口：打開勝利之門的新選擇〉，《中國國防報》，版13。
- 寇世強，2004/8/11。〈透析一體化聯合作戰〉，《解放軍報》，版12。
- 郭若冰等，2013/6/3。〈資訊化戰爭的新特點及啟示：由實體摧毀變為體系擊破〉，《學習時報》，版7。
- 陳家光等，2004/11/25。〈資訊戰爭≠資訊化戰爭〉，《中國國防報》，版7。
- 楊存社，2014/8/21。〈「跨越—2014·朱日和」實兵對抗系列演習調查與思考〉，《解放軍報》，版12。
- 熊光楷，2003/6/2。〈關於新軍事變革問題〉，《學習時報》，版8。
- 劉逢安等，2014/10/30。〈「聯合行動—2014」係解放軍新世紀最大規模實兵演習〉，《解放軍報》，版13。

網際網路

- 中央社，2014/8/30。〈習近平談軍事創新：有中國特色〉，<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2560754>。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1/1/16。〈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1月16日，<<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
- 沈傳亮，2012/10/18。〈解放戰爭：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決戰〉，<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10/18/content_26950847.htm>。

夏天，2014/12/2。〈加強新三打三防 研究奪取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的勝利〉，<<http://study.ccln.gov.cn/fenke/junshixue/jsxxlj/jsxxxff/136282.shtml>>。

閻永春，2014/11/21。〈未來陸軍應是什麼樣？且看專家分析陸軍轉型戰略〉，<http://www.81.cn/jwgd/2014-11/21/content_6231160_3.htm>。

楊茹，2013/9/27。〈詳解「使命行動—2013」〉，<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3-09/27/c_125454867_2.htm>。

S. Yarosh, 2013/9.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 *A Report of the CSIS Burke Chair in Strategy*, p. 54.

外文部分

專書

Mulvenon James and David M. Finkelstein, 2005, *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Opera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rlington: China Studies.

期刊論文

Ding, Arthur S., 2008/7, “China's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 Uphill Endeavour,”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4, No. 4, pp. 81-99.

McCauley, Kevin, 2014/4. “PLA Joint Operations Developments and Military Reform,” *China Brief*, pp. 41-42.

Li, Nan, 2006/11,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PLA's Operational Doctrine,” *China Brief*, pp. 30-32.

官方文件

Cordesman, Anthony H., Ashley Hess, Nicholas